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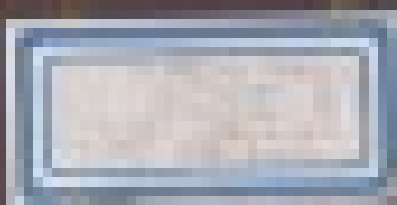
四部叢刊

牧齋初學集二

26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初學集

二

卷二十八至卷四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序一

皇明開國功臣事略序

謙益承乏史官竊有志於纂述考覽高皇帝
開國功臣事蹟若定遠黃金海鹽鄭曉太倉王
世貞之屬人自爲書躊躇疑互未易更僕數則
進而取徵於實錄實錄備載功臣錄籍所謂臧
諸宗廟副在有司者也革除以後再經刊削忌
諱弘多鯁避錯互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疑者丘蓋不言將使誰正之哉天啓甲子分纂

神宗顯皇帝實錄繙閱文淵閣祕書獲見

高皇帝手詔數千言及奸黨逆臣四錄皆高
皇帝申命鏤版垂示後昆者國史之脫誤野史
之舛繆一一可據以是正然後奮筆而爲是書
先之以國史證之以譜牒叅之以別錄年經月
緯州次部居於是開國功臣之事狀粲然矣元
人蘇天爵撰名臣事略疏其人若干而繫之以
事不用史傳之體而宋李燾長編商訂異同舉
正得失最爲詳慎謙益竊於二家取法焉古之
史家必先網羅放失舊聞撫經采傳孔子行求

七十二國寶書太史公採世本國語司馬光修
通鑑先令其屬官草長編今簡牘浩煩是非漫
漶一無所援据而儼然以作者自命攀遷固而
駕壽曄非愚則誣也謙益之爲書姑志其小者
近者如掌故之籍如甲乙之簿或筆或削發凡
起例則以俟後之君子斯謙益之志已矣是書
經始于天啓四年癸亥又明年乙丑除名爲民
賃糧艘南下船窗據几攤書命筆歸田屏居園
廁置筆越三年始告成事點勘麤畢而先帝
登遐之詔至矣嗚呼謙益狂愚悻直觸忤權倖

聖朝寬仁得以優游里閭從事牘事摩娑卷帙省念歲時其敢忘先帝之大德哉明年戊辰今上改元崇禎而書成於丁卯之八月是年十二月舊史官錢謙益謹叙

開國羣雄事略序

序錄開國羣雄首滁陽亳都者何也志創業也數月而館甥朞年而別將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而借以風雷傳之羽翼滁陽之於聖祖其亦天造草昧有開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斬木揭竿魚書狐呼之徒汝潁先鳴淮徐響應濠城遙借

聲勢因緣起事而滁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趙徐
城之逋寇也儼然踞坐堂皇指撝奔走所謂微乎
微者也滁陽旣歿孤軍無倚假灤城之虛名噓崖
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定臺城開吳
國建帝王萬世之業日月出而燭火熄於是龍鳳
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蕩爲窮塵而淪爲灰
劫矣嗟夫安豐之擐甲寧逆耳於青田瓜步之膠
舟終歸獄於德慶漢祖天授不諱受命於牧羊光
武中興聊復稱帝於銅馬用是繫以年月疏其終
始放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觀焉昔張

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初爲其部將然後卽真
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
亦高皇帝之所不廢也次僞天完次僞漢次僞
夏志割據也次東吳次慶元志盜竊也天命不僭
夷狄有君故以擴闊陳友定終焉於乎有元非暴
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用優柔
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奸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爲
之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踞於臺
端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於城下省
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於宮中江淮

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尋於閫外馴至撫
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南討
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檣燕南然後
仰觀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爲也寧有及乎詩
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人主讀儀鑒
之詩而以庚申爲前車雖與天無極可也書成後
之十六年涂月朔舊史官錢謙益謹敘

重輯桑海遺錄序

余讀吳萊立夫桑海遺錄序稱淮陰龔開聖予
所作文宋瑞陸君實二傳類司馬遷班固所爲

陳壽以下不及也余往搜癸辛雜職見聖予水滸三十六贊知爲經奇之士因立夫之言求問其所謂二傳者而卒不可得意其蕪滅不復傳人閒矣江陰李君如一家多藏書有陶宗儀九成草莽私乘余從借得之聖予所作二傳及君實挽詩序皆具載焉篝燈疾讀若聞嘆噫鬚髯奮張髮毛盡豎手自繕寫不敢以屬侍史漬淚徹紙不數行輒掩卷罷去也當似道專國時宋瑞累爲臺臣劾罷中外踐更席不暇煖年僅三十有七援錢若水例致仕而君實以乙科居廣

陵幕府凡十有六年李制置祥甫始上其名于朝當此時舉朝之視二人者猶輕塵之棲弱葉惟不得掃而去之也迨北兵日迫宋瑞由贛州勤王而君實亦以奉請留中朝廷之上始知有此兩人嘻亦已晚矣宋瑞守平江陞辭始建分鎮用兵之策朝議猶以其論闊遠書上不報至景炎新造陳宜中猶以議論不合使言者劾罷君實張世傑力爭始召還嗟乎天下方胡馬渡江翠華浮海此誠所謂中流遇風胡越相濟之時已而大臣猶用機械鉅軋人言官猶用畢牘

抹撥人首尾應和如承平時故事一二勞臣志士奮身于滄海橫流之中爲國家任難卒使之有項不得信有唾不得吐駢首縮舌與社稷俱燼宋家三百年宗廟一旦不食其所繇來者漸矣蓋非獨似道一人之故也夫勞臣志士旣得死所所以報國恩而酬人望者無餘事矣獨其志有所爲而時事不可爲時事猶或可爲而坐視其必不可爲持忠入地殺身無補千載而下攬其事者欷歔煩醒天地改色靈風怪雨發作於敝紙渝墨之間而況立夫之去宋季非立乎

定哀者乎又况聖予之與君實同居幕府而身
爲遺老者乎嗚呼其尤可感歎也矣立夫所輯
桑海遺錄旣不可得而見而其序幸存今又得
聖予二傳則其書猶不亡也余故錄爲一通藏
之篋衍題之曰重輯桑海遺錄與立夫同時者
黃文獻公潛作陸君實傳後序補聖予之闕逸
訂新史之同異其文亦遷固儔也庸併著之新
史二傳多沿襲聖予又已著于史故不復載武
夷謝翺臯羽者信公之客亦以遺老終猶君實
之有聖予也其遺文以類附焉若有宋之餘民

舊事網羅放失不可勝紀余藏書不多力未之
逮也蓋將遍訪之好古君子如李君者以卒立
夫之志焉而爲之序以發其端萬曆四十七年
夏四月史官錢謙益謹叙

少司空晉江何公國史名山藏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穉孝起家萬曆中道德洽聞
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敷權典謨勾稽
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既歿
其書始大行于世仲子南戶部郎九說詒書謙
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

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公羊託指于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固之書討論於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以一人一時網羅一代之事既非嵩門服習之學又無史局纂修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據者或寡矣遠無徵于杞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果斷以奮筆采毫貶芥不以黨枯仇腐爲嫌此

一善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
爲解此二善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
爛蕪穢爲累此三善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道
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臚仕之慕專精覃思
窮年繼晷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
士大夫從事于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
史以太倉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
而弗克史國家重熙累洽度越漢唐而史事闕
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
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